

风铃摇碎旧时光

□熊聆邑

整理衣柜时,一个纸包从顶层掉下来。打开看,是串玻璃风铃,蓝白相间的小铃铛,边缘已经有些锈迹。碰一下,丁零丁零地响,声音有点儿哑。

这是外婆送我的。那年我8岁,住在乡下外婆家。她的院子里有棵老槐树,风铃就挂在树枝上。风一吹,整个院子都是丁零丁零的声音。外婆坐在竹椅上择菜,我趴在她腿上数风铃上的玻璃珠,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

外婆的手很粗糙,掌心有很多裂口,摸起来像老树皮。但她给我梳辫子时,手很轻。梳完了,她会把手风铃摘下来,让我举着跑。风跟着我,风铃跟着风,外婆笑,我也笑。

后来我回城上学,临走那天,外婆把风铃取下来塞进我的包里。她说,想她了就听听声音,风里有她在说话呢。我那时候不懂,只觉得风铃太重,压得书包往下坠。

城里的房子没有院子,我把风铃挂在阳台。楼下车来车往,声音很少,风铃的响声常常被盖住。有次刮大风,风铃撞在栏杆上,碎了两颗珠子。我捡起来放在抽屉里,再也没挂过。

那时的夏日烟火气

□胡艳萍

火辣辣的夏,太阳是灼烫的烙铁,出一会儿门,赶紧撑开伞,然后迅速地上空调车。只是那么一会儿,热浪便被甩在身后。而过往的夏,却不是这般轻松就隔绝的。

待夕阳沉落,家家便朝院中泼洒几道清水,搬出小桌、小椅、竹床,端出饭菜和大西瓜。邻里之间,泡菜与煮花生互通有无,孩子们嬉笑穿梭,大人们则围坐树下,家常絮语如晚风轻拂。大婶大妈们趁凉快搓洗大盆里的衣衫,一件件挂起,晚风拂过湿漉漉的布料,捎来一丝愉悦的凉意。

我和小伙伴打开收音机,何祚欢那口纯正的武汉话便流淌出来,他讲百姓灶台上的煨汤和婆媳吵架等家长里短,讲长江大桥的建造逸事等,这些“江城民谣”惹得我们捧腹大笑,竟浑然不觉暑气蒸腾。电视里的他,高度近视镜片后笑容可掬,民歌小调、俗词俚语信手拈来。醒木一拍,折扇轻摇,三国人物便在方寸之间活灵活现。他描摹风物的本领被我偷师到作文本上,我的作文得到了老师的嘉许,我高兴得有些得意忘形。

另一个令暑热通形的是董宏猷老师的声音。他在电波里讲述:八九岁起每日放学,便从江岸区徒步至江汉路交通路的古籍书店,倚着书架长久阅读,日复一日。酷

米缸深处的甜意

□张倩

小时候,每当村头传来清脆的“叮叮”声,那是卖打糖的人敲响的童年序曲,奶奶总会在我的央求下,买回来一大块打糖,藏在米缸里。

七八岁时,我有次在米缸里翻糖吃,一头栽了进去,惊恐中奶奶将我捞了出来。她无奈地拿出那块铺着银霜的打糖,用小锤子小心地在糖边敲下一块,放在掌心反复掂量,我急得直跺脚,眼巴巴地望着。她看穿了我的心思,故意抖掉掌心的糖屑,才慢悠悠地把糖递来。我边嘟着嘴说奶奶抠门,边欢快地吃了起来,连小碎屑都舔了个干净。奶奶看着我的馋样儿笑骂:“也不怕坏了牙,下次再不给吃了。”但下次被逮时,奶奶依旧边碎碎念,边给我点儿“小糖碎”。我和奶奶玩了好些年偷糖游戏,愣是没吃坏一颗牙。

长大后,奶奶为了让我少吃糖,想了很多招儿。有次放假回家,我发现米缸藏到了床后,便蹑手蹑脚走过去,偷偷把糖拿了出来。没等得意,奶奶似有心灵感应般,握着菜刀从厨房冲出来,一把将糖夺走,转身瞪我一眼,大步流星离开房间。我心里委屈极了,趁奶奶做饭的工夫,

外婆走的那天,也是大风天。我赶回老家,院子里的老槐树被吹得摇摇欲坠,树枝上空空的。邻居说,外婆病着的时候,总坐在竹椅上望着树枝,说风铃怎么不响了。我摸出包里的风铃,挂回原来的地方。风一吹,丁零丁零,声音还是有点儿哑。

现在这串风铃,玻璃珠少了两颗,铁钩子也弯了。我把它挂在书房的窗户上。晴天的时候,阳光透过玻璃珠,在墙上投下小小的彩虹。有风的午后,丁零丁零的声音会飘进耳朵。

上周整理旧物,翻出外婆织的毛衣,袖口磨破了边。我拿着毛衣坐在窗前,风铃又响了。忽然想起,外婆总说,日子就像风铃,一阵风一阵响,过去了就没了。那时候我嫌她唠叨,现在才明白,她是想让我多听听,多记记。

楼下的小孩在追逐,笑声清脆的。风穿过窗户,风铃丁零丁零。墙上的彩虹晃了晃,像外婆的手,轻轻摸了摸我的头。

有些声音,听过就忘不掉。有些人,走远了还在心里。风铃还在摇,旧时光像碎在地上的光斑,一片一片,都是暖的。

暑假期,他赤脚踏过滚烫的土地,在汉水桥与长江大桥间寻觅板车,咬牙承受肩破脚肿之痛,挣那五分钱一趟的“纤夫”钱。血汗换来的书页捧在手中,那欢喜是沉甸甸的……

遥想长江大桥上蒸腾的热浪,再思及他拉车时咬牙的苦痛,想着走在柏油马路上凉鞋底都要化软了,坐于竹床上的我,竟似沐于秋凉之中。翻动自己购得的书册,感念父母省吃俭用支持我买书和读书。在缕缕书香里我感觉到幸福和力量,这种阅读习惯也让我在书籍中找到心灵的港湾。

多少个炎夏,仅凭一柄蒲扇,与好朋友在听书与阅读中悄然度过,衣服一天会被汗水浸透又晾干好几遍,并没有觉得苦和难受,反而心头始终跳跃着欢喜。

而如今的夏,几乎全在空调屋中消磨,在虚拟光屏前沉浮。与亲友的往来缩略成屏幕上“亲”来“亲”去的字符,我们习惯了用手机维系情感,如同用玻璃和门隔绝了窗外的热浪。

在这恒温的凉意里,我时常怀念那个汗流浹背的夏。它热得滚烫,却弥漫着泥土的低语与人间的烟火。围桌吃饭,闲步漫谈,无论是亲情、爱情,还是邻里之情,都带着灶火般暖人的温度——那温度,源自未被机器冷却的、人与人之间朴素贴心的碰触。

又偷跑进房吃了个够。不一会儿,我的肚子开始难受,刺痛胀痛轮番上阵。奶奶在一旁急得来回踱步,嘴里不停念叨:“再别想吃糖了。”从此之后,黑洞洞的米缸再没见那一抹甜。在奶奶的“吝啬”下,我脾胃好了,饭量大了,再也没闹过肚子了。

去年带孩子回家,奶奶兴冲冲拿出一大块打糖。孩子没见过,赶紧跑过来打量。奶奶拿起锤子,一个起落,厚重的打糖便裂了几道小口,稍用力,碎块纷纷往下落。奶奶在一堆碎块里挑拣出几个零星小粒,故作大方地递给孩子。碎糖入口即化,甜味转瞬即逝,馋得孩子又伸手向奶奶要。奶奶乐了,笑呵呵地吓唬说:“糖可不能多吃哟,吃多了就会像七个小矮人一样长不高。”孩子失落地垂下双手,不停咂嘴,好像这样就会多甜一会儿。我正为孩子“没见过世面”的样子汗颜,余光就瞅见奶奶佝偻着身子,把糖轻轻放进那口陪伴我整个童年的米缸。我眼角一酸,内心涌起一股暖意,奶奶依旧像小时候守护我一样,故作小气,藏起糖,守护起孩子的健康。

时光流转,我早已知道那口米缸,是我和奶奶之间关于甜和爱的漫长博弈。奶奶用“吝啬”,将打糖熬成了岁月的琥珀,包裹住我童年的时光,也守住了我一生的安康。

无字的信 满满的爱

□董国宾

我家住在山区,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,吃饭穿衣都成问题,无奈母亲把我送到姑姑家上中学。姑姑家境也不好,但她还是全力供养我,直到高中毕业。我家和姑姑家隔山隔水,母亲是不常来看我的,我也不指望她来这里。因为我知道,母亲来一次是多么不容易,但她总是有办法疼爱我。

我在姑姑家安下心来,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,班主任常在班里表扬我。那里的同学很朴实,上进心也都很强,我和他们也处得来。有一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,我和班里的同学在操场上打篮球,玩得正欢时,班主任在一边高声叫我。我快步跑过去,班主任抚摸着我的头说,家里来信啦。我心里一阵喜悦,拿着信就往教室跑。这是母亲给我来的第一封信,我慢慢将信拆开,里面竟是几块糖,一个字也没有。我知道,母亲不识字,写不了信,这几块糖,山区的孩子也是吃不上。山里人没钱,没人舍得买闲嘴吃,母亲从牙缝里把钱省下来给我买了糖,装在信封里给我寄过来,母亲真是有办法。我顿时感到疼爱和温暖,觉得在姑姑家和在家里一样快乐,学习也更加刻苦了。后来我常常收到母亲寄来的信,里面不是一把瓜子,就是一把花生,再就是母亲用省下来的钱给我买的山楂片。虽然里面一个字也没有,却让我无比幸福和欢喜。

那年,母亲借钱供我到山外面的城市上大学,在学校我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。有一次,我想掏钱买一双鞋垫,试了几次都没舍得买。一个星期天的下午,我路过学校传达室门口,看了一眼桌子上摆放的几封信,无意中发现,有一封是母亲寄给我的,我急忙装进兜里。回宿舍,我拆开信一看,是母亲寄来的一双鞋垫,我高兴极了,心想,这鞋垫寄来的真是时候。母亲把心思织在了那密密麻麻的走针里,用信封传递着母爱和牵挂,我心里暖融融的。穿着母亲亲手做的鞋垫,走路来特轻快,又特有力,学习上也有了方向和动力。母亲隔三岔五用信封给我寄东西,虽然都是些不起眼的零食和小用品,但整个大学期间,我心里都充满了爱意和甜蜜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在一个城市安了家,有了老婆和孩子,生活还说得过去。除了工作,我还帮助邻居干点儿零活,有时他们也帮助我。山区的母亲还像小时候一样疼爱和牵挂我,用信封寄东西的习惯仍然没有停下来。母亲今天寄来黄瓜和西红柿的种子,明天又寄来萝卜和冬瓜的种子。我懂得母亲的心思,现在生活条件还不算好,她想让我通过劳动补贴一下生活。我家的院子不大,我种上了一些蔬菜的种子,还在不远处的空地开垦了一个小菜园。到了夏天,黄瓜、西红柿、朝天椒、茄子,红红绿绿的煞是喜人。秋天,一个个大冬瓜又长成了。我会摘一些送给邻居,他们除了夸我勤劳,还说我有个好母亲。

投稿邮箱:
yzwbwszh@163.com